

盡觀生命豐美

——梭羅《湖濱散記》導讀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副教授

梁家祺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出生於美國波士頓西北約 20 哩的康考特（Concord）小鎮，哈佛大學畢業。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回母校小學教書，因為堅決反對體罰學生而辭職；1839 至 1841 年，在家裡開辦私立學校，注重戶外教學和觀察，將知識與真實生活緊密連結，後因哥哥的健康狀況惡化而結束；1841 至 1843 年，住在老師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家，當家教與園丁，並在愛默生的鼓勵下發表許多詩、文章和翻譯作品；1845 年，徵得老師的同意後在華爾騰湖（Walden Lake）北岸蓋了間小木屋，開展了二年多簡樸的湖畔獨居生活；離開森林之後，寫作和演講成了他的重要工作。經過九年的增修，《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終於 1854 年出版。之後，梭羅雖然健康狀況不佳，仍持續為廢除奴隸制度努力，於南北戰爭爆發一年後離世。

超驗主義的實踐者

愛默生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他的哲學觀是一個人在面對自然時，將超越現實而進入更高層的精神領域，他以詩一般的文體訴說自然的偉大與神祕，這給梭羅的思想帶來莫大的啟發。

我們的生命，說不定遠比我們費力所求的更輕易，而且單純得多；這個世界說不定比它看起來還要快樂。當我們回顧自身之際，我們發現原來生命竟充滿了美，所有的損失、所有的痛苦

都是殊象，宇宙仍停駐在我們心中，毫無損傷；煩憂也好、災禍也罷，都不能使我們的信心稍減。請相信：有時而止的，是折磨與忍耐；而永不停息的，是一旁靜憩淺笑的永恆。

如果說愛默生是美國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的理論家，梭羅就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透過與自然共融的行動追求真理。愛默生對梭羅的慷慨與照顧如師亦友，甚至為他寫信給哈佛大學校長爭取獎學金，並讓梭羅在《日晷》（The Dial，超驗主義者的刊物）上發表詩歌、隨筆與譯文達三十多篇，並引薦梭羅進紐約的文學圈。梭羅因不喜歡紐約而逃離，老師也不忍責備。對於思想者，任何人都不適合去充當別人的人生導師，因此師生之間當然不免衝突和矛盾，但從愛默生在〈梭羅小傳〉中對梭羅的生動描述——「梭羅對自然界充滿好奇、抗拒慣常道路、絕對正直、愛好孤獨自由。手藝極佳，無論修船、蓋屋、種植、勘測、木工等都難不倒他。生來就是真理的實踐者，厭惡繁文縟節，生活規律、樸實，擁有時刻警醒的洞察力，但其單純直率、揭穿謬誤、嘲弄愚蠢、愛給熱於交際的人潑冷水的性格著實令人擔心。」不難看得出二座高山對峙卻也相互欣賞的特殊情誼。

以不服從對抗不公義的政府

梭羅與其他哲學家不同之處在於他並非只是個自視清高的隱士。在湖畔居住期間，他仍為不公義之事持續發聲。梭羅曾因拒繳人頭稅

而入監，他反對當時美國為了獲取現在的新墨西哥州和德州而對墨西哥開戰，也反對蓄奴制度，因此不願繳稅讓國家做不義之事，在一篇題為〈市民的反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後來學者習用「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 的篇名）的文章裡，梭羅開展了「抗衡文化」的概念，包括甘地、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都受到這篇文章的影響，以不服從的態度對抗不公義的政府。梭羅晚年正逢南北戰爭開打，美國向西拓展，再加上歐洲工業革命逐漸影響北美，梭羅關心高度物質文明對社會帶來的衝擊、人類價值觀的改變與忽視精神層面等問題，早已預見這樣的趨勢為人類帶來的災難，所以主張人要回歸自然。

十九世紀必讀的文學作品

《湖濱散記》是美國近代被公認為心靈遊記的代表作。我們總以為必須離開家才算出遊，梭羅卻認為出遊其實不必在乎是否要離開家，心靈之遊往往更具遊歷價值，世俗人們總依附著物質，而忽略了心靈的感受。書中所要闡揚的並非只是華爾騰湖的景緻，更強調人必須學習正視孤獨，沉澱心靈，不受物質慾望的誘惑，若能夠心領神會，即使在人群吵雜當中應也可以感受到寧靜。梭羅博學且涉獵許多印度和中國古籍，因此書中經常引用東方文化的典故，許多觀點與儒家和老莊思想頗有相似之處。朱炎〈梭羅看人類的新生〉推測，梭羅特別重視精神生活而貶抑物慾的經濟原則是受了儒家的影響，還把心靈上

的華爾騰湖和中國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意境相比，認為他是最具中國風的美國作家。

書中涉獵許多自然的議題，在環保意識高漲的現代，更被認為是最偉大的自然文學經典之作，譯本遍布世界各國，啟發過無數的讀者，也影響了日後的自然文學，以及科學家和環境學家。《湖濱散記》的第一本中文譯本是徐遲所譯，1949年出版，之後三十年間，這本書在大陸處於禁書狀態，再沒出版過；文革後，此書中譯本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有近五十種譯本。

在近期出版或再版的譯本中，就徐遲譯的《湖濱散記：樹林中的生活》（新北：遠足文化，2012）或孔繁雲譯的《湖濱散記》（臺北：志文，1999）、許崇信和林本椿譯的《湖濱散記》（臺北：高寶國際，2013）選一本，好好靜下心來讀，進到這本孤獨的書裡吧！

此書看似散文合集，其實，結構、內容、脈絡連貫自成章法，將二年多的生活記錄化為一年的四季替換，從夏天的綠意盎然、秋天的豐美飽滿、冬天的沉寂內斂到春天的萬物甦醒，梭羅對季節與自然細膩的描寫充滿畫面。全書共分18章，一 經濟、二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三 閱讀、四 聲音、五 孤獨、六 訪客、七 豆圃、八 村莊、九 湖、十 貝克農莊、十一 更高的法律、十二 動物的鄰居、十三 室內取暖、十四 先前的居民；冬天的訪客、十五 冬天的動物、十六 華爾騰之冬、十七 春天、十八 結語。

生活的必需品是什麼？

在《湖濱散記》一書中，梭羅談到很多人生的重要提問，包括人生最大的目的為何？吃喝玩樂後面的快樂？我們到底是在奴役別人還是在做自己的奴隸？生活必需品是什麼？……人類追求更多更豐盛的食物、更美更繁多的衣服、更大更豪華的住所、連續不斷的使用燃料，在他看來，都是奢侈且阻礙人類提升精神需求的障礙。

現在，孩子的鉛筆盒裡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文具，科技產品過高的汰換率，乃至手指一滑就上網購物，或許很難過著符合梭羅標準的簡樸生活，但他的諄諄之言適足以讓我們靜心好好反省「需要」和「想要」間的落差，並以之在後物慾時代安頓心靈。梭羅對住所的看法即值得玩味再三。他說：

就算多數的人最後都能擁有或租到一棟具備一切進步設施的現代房屋吧。文化雖然改進了房屋，卻沒能同等地改進住在房屋裡面的人。文化創造了許多宮殿，但要想創造些高尚的人和國王，卻不是如此容易？倘使文明人所追求的不比野蠻人所追求的更具價值，倘使文明人將其大部分生命只用於謀取粗俗的需要和舒適，那麼前者能較後者更有資格獲得更好的住所嗎？

這段話不禁讓我們想到，現今生活許多豪宅中沒有溫暖的家，華

美偌大的餐桌上沒有一家人的溫馨對話，氣派穩重的書桌前卻沒有唸書的主人，設備齊全的廚房主人卻從不下廚，諸如此類虛有其表的錯置，梭羅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提點過，到底我們是房子的主人還是奴隸？

自然的價值為何？

《湖濱散記》描述了胡樂威爾農場（Hollwell）的美，離鎮上不遠卻幽靜、廣闊，田舍穀倉灰濛、殘破，中空的蘋果樹幹留著野兔的咬痕，梭羅想要將之買下，使之不受侵擾，這樣就能生產出他想要的精神豐收。

常常是當詩人飽覽過農場的良辰美景，享受過農場的寶貴部分離去後，而那粗俗的農人，還以為詩人祇不過是弄得幾個野生蘋果而已。詩人把農場譜成詩篇，譜成一道最優美的無形籬笆，把農場圍了起來，在裡面擠農場的奶，撇取它的乳酪，祇留下脫脂牛奶給農人，幾年下去，農人還不知道有這回事呢？

這段話似乎在帶領我們反省自然到底對人類有什麼價值？是維生的價值？還是經濟的價值？娛樂的價值？科學的價值？美感上的價值？基因多樣化的價值？歷史的價值？文化象徵的價值？塑造性格的價值？辨證的價值？生命的價值？宗教的價值？……如今的數位住民即使進

入森林裡，卻只關心用相機拍下地標打卡，這種將休閒建立在戰利品上的方式，不具美學感知內涵的接觸，是不會讓心靈之眼產生變化的。現代文明有一種病叫做「大自然缺失症」，這個詞說明人類因疏遠大自然而產生的各種現象，如感覺遲鈍、注意力不集中與其他心理疾病。能感受大地之美的人必能從中轉化成生命的力量，大自然能豐富孩子的心靈，給他們更為廣闊的天地，既不同於父母給與的親情世界，也不像科技產品會偷走他們的時光。教育者可藉由豐富的自然環境激發孩子的創造力；都市規劃者可打造出綠色城市讓孩子從小就親近大自然；現代父母應該主動帶領孩子親近自然，使之有機會和大樹、小花對話，與溪流和小魚玩耍，在藍天、微風下奔跑，讓雨水和陽光洗淨並曬乾憂鬱、幽暗的心，千萬別讓下一代變成失去山林的孩子。

孤獨是最好的伴侶？

接續自然的價值，大自然就是梭羅最好的同伴，在《湖濱散記》中，他經常提到非常享受與四季的友誼，夜幕低垂伴著蛙鳴冥想，隨著清風赤楊瑟瑟作響，浪花拍岸催眠白天訪客，夜行野獸肆無忌憚遊蕩，每場暴風雨都是美麗的音樂，即使閃電擊中高大松樹留下的凹痕，都能透過年輪了解多年前還有道更可怕的閃電……等，這些所有自然中美妙的過程都讓梭羅相信，沒有任何事物能使他的生活變成勞苦的重擔。他認為下在豆田裡的雨雖然泡爛了豆子，淹毀了低地的馬鈴薯，但對野草與大地卻是有益的。這樣對大自然的精闢觀察，讓梭

羅甚至能站在自然之外，像是漂浮在河中的浮木，也像是天空俯視這浮木的雷電之神，同時感受主觀與客觀的雙重性，因此可以站得像遠遠離開別人般地遠遠離開自己。梭羅認為大部分時間保持孤獨是有益的，即使是最好的伙伴關係，久了也可能會厭倦，所以他從未找到比孤獨更可為伴的伴侶。

現在，社群媒體的即時性，讓人覺得不會太孤單，害怕寂寞就呼朋引伴，但是，有時又會發現，當我們擠身人群裡，往往比留在自己房間裡更孤獨。孤獨是不能以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來衡量的，人得面對自己，正視孤獨，懂得與自己相處，才能體會出生命的意義。

湖是山川大地的表情？

華爾騰湖是大地的眼睛，也是森林裡的明鏡，改朝換代，湖水清澄如昔。這面明鏡，石頭打不碎，風和塵埃也不能使它黯淡、模糊，太陽好比拭塵布，會掃去所有不潔之物，浮雲雖在湖面漂浮，卻又投影在寧靜的湖心。梭羅對華爾騰湖的描述，美得很難拆解，讓我們不得不羨慕他經常於夜晚伴著夜鶯的低吟在湖中泛舟、垂釣，千萬條游魚擾動的波紋在月光下清晰可見；佩服他對湖水顏色變化研究得精確、透徹，遠看、近看、晴天、雨天，顏色都不同，好似華爾騰湖時藍時綠地躺在天地間；最令人驚訝的是他用非常科學的解釋說明湖如何靠它自己維持美貌、乾淨。

鄰近我木屋的那段湖岸，一行十五呎高的脂松，好像被削平機削平一樣的被淹死，因而阻止了它們對湖岸的侵蝕；而從樹的粗細大小，也可顯示出上次湖水漲至最高點時是多少年前的事。用這種漲落，這湖確定了它的湖岸權利，因而湖岸被剪了鬚，樹木沒有佔據湖岸的權利必須被剪平。湖岸是湖的唇，唇邊不能長鬚鬚。湖水必須時時舐它自己的顎。在湖水高漲時，赤楊柳樹楓樹，從水中短幹上向四周伸出大量數呎長的紅色根鬚，高出地面約三四呎，以便維持自己的生命。

帶著善性的野性？

行走於森林中的梭羅若碰上匆匆橫越小徑的土撥鼠，會突然一陣莫名的興奮湧上心頭，想將之生擒吞食，此時他並非飢餓而渴望食物，只是想望土撥鼠所代表的野性，在他的內心深處存在著二種本能，一種指向精神生活，另一種指向原始的野蠻生活，他愛善性，也愛野性。梭羅年輕時對大自然的熟悉歸功於釣魚和打獵，他認為這些是年輕人得已熟悉森林的方式。

初為獵人漁夫，乃至最後，如果他心存善念善行，他會分辨是非，辨明自己的目標，成為科學家或詩人，因而放下鳥槍釣竿，與大自然為伍。然而大多數人卻不能在這方面長大成熟。成人的狩獵牧師時有所見，這種人只能做好牧人的獵犬，絕對不會

成為好牧人。

在《湖濱散記》一書中，梭羅不只談打獵的年紀，更談節制食物的問題，他基本上反對肉食，主要是他認為肉食不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地釣、洗、烹、食後，也未必把人養得更好，而麵包和馬鈴薯等也具相同功能，既省事又清潔。他認為重視精神生活的人都會自我節制肉食，也節制食用過多的食物，他舉昆蟲的例子做補充，說：「處在完美狀態下的所有昆蟲，幾乎都比其幼蟲時期食用的較少。貪食的毛毛蟲在蛻變為蝴蝶以後；貪食的蛆在蛻變為蒼蠅以後，成蟲都能以吸食一、二滴蜂蜜或糖液為滿足。」他把吃喝無厭的人比喻為貪食的毛毛蟲，享受精神生活的人比喻為蝴蝶，更進一步提醒，能辨別食物真正味道的人不會變成貪食者，真正核心的問題或許不是進入口裡的東西為何？而是用什麼胃口吃東西？

透過旅行明心見性？

梭羅在書中提到，病人去看醫師，醫師總是建議換換空氣、換換風景，他認為醫師的建議膚淺，或許換換心境、反求諸己更為實際；許多人繞個大圈去旅行，他認為不如去探索心靈上的河流與海岸；許多人趕著去非洲追獵長頸鹿，他認為不如追獵自己更為高貴。若真要去旅遊、探索，他也提醒要做一個能開啟心性與思想的哥倫布，而不是一個一心想開啟商業新航道的弗蘭克林（Sir John Franklin, 1786-

1847)。

我離開森林和我去森林都是為了同一理由，對我來說，或許我有更多種類的生活要過，不能把更多的時間用在一種生活上。吾人很容易陷入樊籠因循舊道，庸庸碌碌無法解脫——若把人生喻作航海，我願意當甲板上的水手度過一生，而不願做客艙中的旅客度過一生，因為處在人生的甲板上，我能看清楚山間的月光。

他認為，人只要懷著信心向夢想的方向前進，努力過著所想像的生活，便能在一般的日子裡獲得始料未及的成功，智慧、純潔來自努力，無知、物慾源於懈怠，要克服心智上的懶散、呆滯就該熱誠的工作，生活愈是簡單，則宇宙的法則相對也愈簡單，因此寂寞將不再是寂寞，貧窮也不再是貧窮，軟弱亦不再是軟弱。

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所啟發

梭羅的散文帶著自由寫意，樸素、開放卻仍有著俊美的詩意，更重要的是它是活的，將欲陳述的思想借用自然事物來表述，使得他的行文睿智又生動。人世變幻，歲月流轉，只願能靜靜守著一泓澄澈的湖水，地理上的華爾騰湖在當地政府和有心人士的重視下，盡力維護自然景觀和湖光山色，依舊是提供人們歇息身心的好去處，雖然梭羅

親手搭建的小木屋早已不復存在，但其象徵復甦、覺醒的精神仍一直提醒我們反省現代文明、商業利益、物質慾望、權力枷鎖等，很難再找到比他更純粹的美國人，梭羅把全部的熱情與天賦都給了故鄉的田野、山脈與河流。華爾騰湖就像是一座思想與智慧的寶藏，只要挖掘便有收穫，就像徐遲所說，這是一本寂寞的書、恬靜的書、智慧的書，可細細讀，慢慢讀，不明瞭的地方多年後再讀，每一次閱讀都將會有不同的啟發和感悟。

參考資料

- H. D. 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臺北：志文，1990。
- 亨利·大衛·梭羅著，許崇信、林本椿譯，《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臺北：高寶國際，2013。
- 愛默森（R. W. Emerson）著，林淑貞譯，《細說生命華采：愛默森自然文選》（*Nature and other writings*），臺北：張老師文化，1999。
- 朱炎，〈梭羅看人類的新生〉，《美國研究》，5卷2期（1975.6），頁49-61。